

◆阿占专栏 词与物

# 海的认知权

阿占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人们都以为海是自己的。在海的前面，一厢情愿地放上定语或副词：我家窗外的海；17岁的海；中年之海；母亲海；一杯沧海；镶着银箔的海；游子梦中的海。人们又都以为自己属于海。在海的后边，满怀赤诚地做着海的女儿，海之子，海的情人，海的小伙伴。

人们始终忘记了，对于海来说，谁也不过是一颗随时都会消失的水珠——奇怪的是，即便人们愿意承认自己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，却不肯接受“水珠之说”。人们密切着自己与大海的关系，祖祖辈辈莫不如此。一旦远离大海，人们就会发疯，幻听幻觉里都是海潮声与海腥味。人们哭了起来。

这片海位于北纬35度到37度之间。人们不介意。纬度何干？从生下来到死去，这片海分明就编织在自己的生命里，在心里，在爱里，在恨里，在无解里，独一无二。国家地理将这片海界定在黄海中部、胶东半岛南岸，半封闭型，近似喇叭，因古时属胶州所辖，故得名胶州湾。可是，如你所知的那样，人们只在乎自己的界定和称谓，前海沿儿，后海涯子，八仙湾，老海，幼海……

在地方史爱好者的眼中，属于这片海的最美名字莫过于“少海”。水通大海，绕岛而行，有少年长成奔赴未来之意。对于汪洋大洋来说，这片湾，不是少，又是什么呢？地方史爱好者发现，“少海”古已有之。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里有：“南望幼海。”晋人郭璞注：“即少海也。”《韩非子》有：“乔景公游少海。”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东方曰大海，曰少海。”

有海就有岛。岛是半岛，海环三方，另一方与大陆相连。一百多年前，殖民者修了港口，又修了铁路，从此车来船往，将这里带往远方，又将远方带到这里，岛便兴盛起来，成了一座气息现代的城——岛城。岛城之摩登，与申城有一拼，与津门有一拼，与上京有一拼；大到码头贸易、纺织工业，小到电影院、西餐厅、美发店，都是同步调的。当年清朝遗老们所诟病的“马屎”，那金黄的液体，现今已是岛城连动世界的标志性饮品，人们深情凝望着啤酒独有的洁白绵密的泡沫，最愿以大海的泡沫作比。

岛城人或多或少都曾得到过海的教训。发脾气的时候，海就是暴君一样的祖父，全家人都得收声做事。风暴潮，天文大潮，台风，哪一个形态的海都是魔性的海。不消说，被忽然上涨的潮水围困的时候，被洋流阻隔的时候，被离暗流卷走的时候——可是，人们心念着的仍是海的馈赠，不然，作为海的子民，又如何一代代完成了生息？

人人尽知，九月的海颜色最正，蓝里泛起金黄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却又左右不分地明丽着。外地人都回去了，虚妄的度假功能暂时隐去，沙滩好像被抄过身一样，杂乱拿掉，颗颗粒粒躺成喧闹之后的干净。天空忽然高了出去，人们开始原谅夏天里的低矮与黏稠。九月，是岛城人开始愿意离开的时间段。任何一种旅行都不具备吸引力，人们只想守在这蓝里，行使一个土著关于海的哲学的认知权。

大山沉浸在夏日的午后，座座山头像一个个端坐的老人，依次紧挨着。一条进山路是开拓者当初随意甩出的绳索，弯曲得那么自然、得体，毫无做作。它沿山间溪流而上，拐过一个山坳的时候，顺势冲下坡去，途经一个土砖夯实的老屋门前，后又一头钻进了另一个山坳，这是我所目睹的一段。至于它最终抵达哪里，我没有追踪下去。

顺着那个下坡，我徒步走了下来，在老屋的门前站住了。一栋瓦屋，外墙斑驳，露出了岁月的沧桑。凭直觉，我估摸着它是1950年代建的。它独立在那里，前后左右没有人家。门前一块小菜园里，红红的辣椒挂在禾藤上，还有被时光催老的黄瓜，没有规则地吊在架子上。菜园的前面是一方面积不大的稻田，晚稻秧苗青青，偎依在大山的怀里。屋后是青山翠竹，蝉声在那里此起彼伏，拼命玩着接力赛，偶有鸟语相伴。我从闹市中走来，身处这样的境地，闻着四溢的花香，看田园厮守，心中的尘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。此刻，时间的飞轮似乎也忘记了转动。

按照民间的一种说法，恩公继达先生已过了“头七”。送别恩公，我就到了湖湘大地。不停地奔波或徜徉在湖南山水间，淤积在心中的哀伤或有减轻。但行走在旅途中，面前的山水时而幻化成家乡的山水，山水里也总浮动着他的音容笑貌……他的大嗓门，他的豁达，他真诚的笑，都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脑海里。让我觉得他没有离去，觉得他依然住在他的“逸园”，或独自在离家不远的斗室里工作……他依然爽朗而顽强地忙碌着。在忙碌中，他的生命得以永生。

我与恩公相识相交有30多年，但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也就那么五六年。可那是怎样正五六年美好的时光啊……送走恩公的那天中午，我与朋友小聚了下，见到昔日好友，都不由得回忆起恩公生前的种种。朋友念起我们几个开始文学创作时向他求题词的事。我印象很深的却是1988年召开首次张恨水研讨会，在舒州大酒店报到的头天晚上，他亲自装会议材料那落寞而又倔强的身影。我们几个于心不忍，便默默地陪他一起装完材料。为此，他开心地一笑，让人专门为我们做了夜宵。而自1990年正式到他手下工作，我更感受了他的一切。一面，他确实严厉。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，都知道他很少有节假日，他严厉得让我们说“大概”“估计”，严厉得每笔账在报批时，他都又记在自己专门的笔记本上。有一年，单位购买了几十套《张恨水全集》，他一套套地算计算，送给该送的人。那时我也希望有一套。但他看了看我，又点点书，还是没能让我如愿。亲者疏，疏者亲。亲者严，疏者宽。他总是这样的。然而，他又是慈祥的。他慈祥得见到一些穷困乡亲，总是悄悄地塞钱给他们；慈祥得我们可以在一个床上捣腿；慈祥得一起出差，点一盘雪里蕻肉丝就能大快朵颐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几年我们在一起工作虽然繁忙，但却又是最高兴的。他让我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认真严肃地工作，如何轻松地快乐地生活。

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。就是“恩公”两字也只是在送他的书时，才恭恭敬敬地写上。平时却一直羞于表达，甚至

◆山河故人

# 达者永生

——怀念恩公徐继达先生

徐迅

工作中还偶有不懂事的小脾气。但我分明又知道“恩公”两个字的分量，分明又是与他走得最近的。关于与他相识相知的一切，我在《写在山水边上——我所认识的徐继达》那篇文章里有过一些交代。在我后来离开故乡，离开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年，每次回家他都要我完成“三个一”：即一个工作会、一顿工作餐、一次小娱乐。后来彼此都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，但只要我回来，在他的斗室里就有一次长谈。谈天柱山的开发，谈张恨水的研究，谈皖文化历史，谈梅城的梅花及家族史。他依然关心着家乡的建设，关心天柱山的旅游。记得在潜山撤县设市的那天，他还兴奋地给我打了电话……当然，他也关心我的身体，关心我的事业和家庭。2013年1月，我的弟弟不幸出了车祸，他知道我在安庆陪伴，竟和另一位老者亲自赶到安庆看望我躺在病床上的弟弟，找我来吃个中饭，安慰我。晚年，他最关心的是我孩子的婚事。只要我回来见面，他都会郑重其事地叫着我，说：“小老子（孩子）的事，小老子的事，你要上心哦！”孩子如愿地结婚。今年3月回故乡，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他，他竟以91岁的高龄携带着我尊敬的刘姨到场祝福，真心地为我高兴，为我庆贺。

恩公取名“继达”，可能是因为徐氏家族在明朝时出了重臣“徐达”的缘故。但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突然发觉我竟从没有问过他这个名字的来历。这个名字他自己取的，还是父母给予的？“达”者，通也。通达、豁达、洞达、练达。也真的名如

其人，他确实是一位“达”者。相识几十年，我深切地体会到他既有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，也有圆融无碍的达观精神。他抓天柱山的旅游开发，倡导张恨水研究，甚至提倡在梅城栽梅花，都有着传统的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理念与魄力……他原本是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，但由于年轻时的不计较给耽误了。那些年，他接触的都是些重要领导，他却从来不为这事张口。我这样说，是因为和他在一起，我亲眼看见了他们关系的亲切以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后来，一位与他差不多情况的同事享受到了待遇。他告诉我，他也写了个报告，就是不知道行不行。我与他开玩笑，也有点嗔怪道：“那几年，您有机会说这事，您自己不说，现在还问我行不行？”他淡然一笑说，我也不是为了那几个钱，我只想还原事情本来的面目。

在送别恩公的那天，他的二公子刘进悄悄地告诉我，他这次得病后，他要孩子送他回了一次老家。让孩子们搀扶着，先是在母亲的坟前磕了个头，后来，还走到自己为自己早就准备的墓穴前，说：“我这一生最后个头就给我自己磕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磕头了！”我的同事也说，这次生病不久，他有一天竟央求家人把他送到工作过的地方，向他的同事们一一做了告别——也差不多就在那个时间前后，通过张恨水研究会朱秘书长的手机，我在北京和他有过一次视频。在视频里，他告诉我他现在卧床了。他大声地说：“我时间已经不多，时间不多了哦！”说着说着，他就有些糊涂了。听了他的话，望着视频里他满头的白发和迷离的双眼，我清



阅兵 张成林 摄

◆人间小景

# 爱心之灯

明伟方

那年冬天，我陷入了人生低谷：因公司倒闭，我和爱人双双失业。

一次次跑人才市场，一次次失望而归。望着一同应聘的年轻大学生自信地亮出英语、计算机等各种等级证书，我自惭形秽：一无文凭、二无一技之长，何时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？

一天，爱人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医药公司招聘业务员广告，执意要我去试试。说实话，经历了太多拒绝，我已经有点心灰意懒。但拗不过爱人的那份苦心，我只得去看看。

在那家公司的会议室里，老总亲自面试所有的应聘者。看到前面的一个个高手纷纷落聘，我心里更加忐忑不安：这家公司的条件一定非常苛刻，我这个没有任何优势的应聘者肯定没戏了。

终于轮到我了！我绷着身子来到老总面前。当我从包里拿个人简历时，三张鲜红的义务献血证也随之抖落出来。我哭笑不得，一定是爱人听说别人应聘时都带着许多证件，就悄悄地把这献血证塞进了我包里，她哪里知道，人家带的都是文凭、职称等证

件，我这献血证与应聘有啥关系啊！

没想到，老总却对这献血证很感兴趣。当他得知我连续三年义务献血时，竟不停地叫好：“太不简单了！太不简单了！爱心是你最大的竞争力。我们医药公司，就是需要你这样对天下疾苦大众有爱心的员工，我们录用你了！”

我一时激动无语，只觉得手头的那三张鲜红的献血证，犹如跳跃着温暖火苗的爱心之灯，在照亮别人的同时，不经意间也照亮了自己！

田园生活给了她无尽的知足和与世无争的心态？我看了一眼门前的大山，大山无言，像一位智者。这让我越发自愿恋这大山里的时光。

老人说，她的儿孙都搬到镇上去了，她不愿离开，她已在这里生活了七十多年。七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短暂得只有一眨眼的工夫，然而，七十多年对于这位老人来讲，它很漫长。正是这种漫长，让她活出了自在，活出了安乐。她告诉我，她年轻时性情急躁，后来，她每天开门见山，从大山身上，得到了某种启迪，急躁无济于事，反而让自己心生纠结。所以，在日后的时光中，无论风雨来袭，还是春和日丽，她都放下自己的心态，过着自己的生活。这也许就是一个个体生命最真实的生存方式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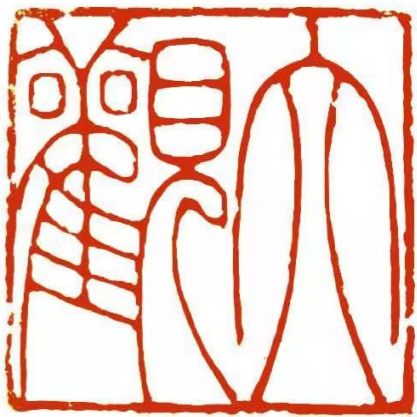
步出户外，我把目光投向门前的大山，它葱郁挺拔。无疑，自从坐卧于大地的那一刻至今，它收留了许许多多的光影、雨露、烈日和风霜。这栋老屋也见证了许些，学着收留了生活在这个老屋里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日常，比如，我眼前这位老人的点点滴滴。

然泪下。一位从不肯下人的老人，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一边井井有条地处理后事，一边又为生命的无力而抱愧……这是怎样一个清醒的生命和一个生命的传奇？

“继承洞水千秋业，造就秀山万代情”。在恩公的灵堂上，我看到了这样一副挽联，当时心里不由得一愣。因为倡导并身体力行开发天柱山，研究张恨水，乡亲们早把他与天柱山与张恨水紧密相联系在一起，都打内心里敬服他，送了他“山水共天长”的美誉。我想，如果在灵堂上有这样内容的一副挽联，不仅无可厚非，甚至还是潜山人心里早就有的愿望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是他自己避开潜山人给他的赞美，在生命的最后，自己竟把自己退缩到故乡，退缩到他养他的那名叫秀水乡洞水村的村庄——他仿佛在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是可以超越的，而超越自己生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减法，就是退缩，就是谢绝一切的名利。他希望他的村庄繁衍不息，永远有情有义，有忠有孝。积自己九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和智慧，他最终把自己的生命退回精神的原点，其实是他洞明了人生精神的起点。

当然，他一生做到的远远不止这些……潜山人说，做官，他时时刻刻想着做人；做人，他实实在在在做着好事；做事，他可谓有始有终，鞠躬尽瘁——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一位人生的智者，生命的达者。

达者永生！



◆小说世情

# 倒插门

凌鼎年

麦穗大学毕业，只身从江西老家来到了姜城，决心好好闯荡一番。

麦穗应聘到了姜城的一家私人企业里打工，负责产品开发。

麦穗黄在姜城无亲无眷，住集体宿舍，吃单位食堂，生活自然单调了点。

也是有缘，不久开发部来了一个女大学生叫吉辰辰，是姜城本地人。俗话说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”，自来了吉辰辰后，麦穗黄觉得开发部每一天的太阳都鲜鲜亮亮，暖暖和和。

吉辰辰算不得大美人，不过到底是水乡姑娘，白白的皮肤，黑黑的头发，红红的嘴唇，亮亮的眼睛，那份水灵，那份气质，还真能打动人心呢。

麦穗黄心里渐渐有了吉辰辰。吉辰辰见麦穗黄长得壮壮实实，为人老老实实在，衣着朴朴实实，工作实实在在，对麦穗黄就有了几分好感。

日久生情，慢慢两人就好上了，年轻人感情发展得快，只一年多功夫，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

麦穗黄毫无思想准备的是，吉辰辰提出：麦穗黄必须倒插门到她们吉家，即民间说的“上门女婿”。

做上门女婿在姜城算不得什么，但在麦穗黄老家却是件并不太光彩的事。在乡人眼里，只有那些没本事的男人才倒插门。凡倒插门的男人在社会上矮人三分，麦穗黄不能不有所顾虑。

吉辰辰到底是大学生，思想不老派，她并不逼麦穗黄一定要做上门女婿。她给麦穗黄算上一笔账——如果不做上门女婿，买一套房是最基本的，没有一百多万拿不下来，加之家用电器与办酒等，算得再紧，再加个五六万元要吧。以麦穗黄与吉辰辰两人的收入，三五年内拿出这样一笔钱，绝无可能，除非贷款。若同意倒插门，新房是现成的，家电是现成的，甚至办酒也不用两人操心，用当地比较粗俗的一句民间俚语就是“做上门女婿只要带只卵”就可以了。

吉辰辰怕倒插门伤了麦穗黄的自尊心，她举例说姜城的张局长是倒插门的，姜城的名画家宁乾坤是倒插门的，姜城数一数二的企业家袁老板是倒插门的。倒插门在姜城是一种民俗，与普通人家娶妻嫁女一样的。早先姜城若哪家膝下无子，或独生女儿舍不得嫁出去，往往就采取找上门女婿的办法。事实上，哪家找上门女婿哪家就得准备房子等一应东西，是笔不小开支呢。若非殷实人家，想找上门女婿，未必有人肯倒插门。

麦穗黄考察了姜城的倒插门风俗后，很是感慨，他发现姜城不管是城里或乡下，倒插门都不是失面子的事，也从没听说谁因倒插门而被人瞧不起。

麦穗黄想倒插门就倒插门吧，他决心把结婚省下的这笔费用，添置台最先进的电脑，这样，即便在家里也能及时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，利用八小时外搞点开发产品的设计。他听说自己老板也是从几个人的小厂发展起来的，榜样在前头。既然生活上没了后顾之忧，条件成熟后，自己不是也可以开厂做老板吗？他决心写一篇《关于姜城倒插门风俗的调查报告》，据说某国学术界对此选题极有兴趣，他自信，由他这个倒插门女婿来写，定能比一般人写得更生动、真实。